

推开这扇窗

——写在《台港文学选刊》创办40周年之际

□杨际岚

澳门文学：写出澳门历史的独特性

□吴志良

作为中国最早、最持久对外开放的城市，澳门近现代史是中国历史的真实缩影。中国近现代史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或多或少都跟澳门有直接的关联。例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有“香山香”一幕，据说他还和西来和尚利玛窦有过会面对谈；皈依天主教的明朝遗民吴本欲经澳门去罗马教廷翻译《圣经》，却因礼仪之争而滞留澳门，给我们留下了《三巴集》；罗马教皇遣使多罗主教赴澳交涉礼仪之争，最后被康熙皇帝驱逐至澳门看守，抑郁而终；郑观应在上海怡和洋行买办位置退下来之后旅居澳门，不仅建造了郑家大屋，还写出了影响深远的《盛世危言》；容闳来到澳门马礼逊小学读书，还成为首位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启了幼童留美的历史；康有为、梁启超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林则徐通过澳门“开眼看世界”，组织编译《澳门新闻纸》；孙中山从澳门“首见大海之浩瀚”，远赴檀香山求学……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其恢宏的历史场景，其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题材。

很可惜，一直以来，这些题材基本上只是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在文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的文学作品更屈指可数。30年前我们创办“澳门文学奖”，就开始呼吁文学界拓展视野，跳出都市文学的框架，深挖澳门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文学创作。希望以更加直观、感性和普罗大众更容易接受的文学笔法，探索澳门历史的价值和意义，讲好澳门故事，使澳门的历史文化名城形象更加有血有肉、鲜明夺目，令澳门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令澳门这个人类文明实验室成为一座灯塔，在当今混乱繁杂、变幻莫测的世界里照亮更多的人。

令人欣慰的是，年轻作家邓晓炯以其执着的澳门情怀，知难而进，深挖澳门档案史料，梳理历史发展脉络，继以沈志亮义士刺杀亚马留总督的故事写成了中篇小说《刺客》，又以文学的笔法重绘当年林则徐巡视澳门的原貌，创作了《迷城咒》，并再次获得澳门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奖。这是非常大胆又十分成功的尝试。

澳门自明代中叶开放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晶，也是中西经贸文化交流交往的前沿阵地。澳门的生存与发展，既取决于当时国家的兴衰衰败，又取决于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变化起伏。换句话说，澳门一直在中外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葡萄牙人据居澳门之后，成立了自我管理的机构——议事会，负责葡人社群内部事务及其与中国当局的关系。一方面，澳门葡萄牙人的议事会是根据当时葡萄牙的法律成立的，要接受他们宗主国的约束；另一方面，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深明他们的衣食父母是中国，必须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也正因此居澳华人和葡萄牙人的这种理性认知和切身感受，澳门这艘小船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左摇右摆，生生不息，神话般地没有搁浅。

一直以来，澳门通商中西，获得了远东最繁盛的港口城市之美誉；葡萄牙人也左右逢源，令后来中国贸易的其他西方国家羡慕嫉妒恨。无论是荷兰人还是英国人，都曾多次垂涎澳门，不惜采取军事行动，希望占为己有，但都因为中国当局“偏爱”葡萄牙人无功而返。由此可见，上述两个事件是前所未有的烫手山芋，直接关系到澳门港口的存续和葡萄牙人的去留，万一处理不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鸦片战争时期，国际形势动荡混乱，中英葡三国关系扑朔迷离，澳门葡萄牙当局左右为难，即使历史学者也很难梳理清楚其间的脉络，更难把握好其中的人物性格和关系。无论是沈志亮刺杀亚马留还是林则徐巡澳事件，都深深触动了葡萄牙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神经，也为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某种意义上，还影响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其间诸多人物穿插其中，或斡旋调和，或煽风点火，以图渔翁之利。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世事如棋的万千变幻，为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创作空间，激发了作者的写作热情。

最为难得的是，作者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游离而不分离，生动创作不离基本史实，穿插很多人物对话，令读者爱不释手。以文学写历史，本来就非一件容易的事，往往吃力不讨好。过往诸多历史小说，在史学界贬多于褒，文学界也不买账。有人说三分历史，七分创作；也有人说七分历史，三分文学。但是实际上，这并没有明显的科学分界，也很难有比重之大小，完全靠作者个人的把握和拿捏。我认为，文学创作历史题材，既需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以文学的笔法写得鲜活动人，增加历史的现场感，甚至为了增加故事和叙事的情节感和曲折性，可以适当加入杜撰的成分，只要像本书的作者那样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就可以（理事官利马的卒年），以免误导读者，以讹传讹。否则，历史小说写出来之后，既不是历史又不是文学，非驴非马，两面不讨好。

作为喜好文学又热爱写作的澳门历史学者，通过阅读，我不仅增加了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增添了对澳门这座城市的迷恋，加强了自己对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对澳门在国家近代化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而感性的认识，对澳门的未来也有了更大的想象和憧憬。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



瞭望台港社会的文学窗口

《台港文学选刊》创办于1984年9月。它是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产物。诞生于“大气候”，社会的“大气候”之中。

关于台湾问题，中央提出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战略构想。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倡导“山海经”，建设八大基地，包括对台工作基地。他多次强调“闽台一家亲”，“不论从历史上讲，还是从血缘关系讲，都可说是地理相近，语言相通，血缘相亲”。那时，福建全省上下，洋溢着解放思想、勇闯禁区的浓厚氛围，从领导到基层，渴盼在两岸关系上开创新局面。

1982年初，《福建文学》创设“台湾文学之窗”，开始系统介绍台湾不同时期知名作家的小说作品。陈章武和我受托兼任专栏责任编辑。专栏持续了2年多，反响热烈。1984年4月，“全国第二次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前身）在厦门大学举行。闽籍香港作家梅子（本名张志和，时任香港三联书店编辑）与会。会后回福州的火车旅程上，他同我以及一起返台的海峡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林承瑞先生畅谈参会感受，并建议可创办专门介绍港台地区文学作品的杂志。我随即反馈。当时，《福建文学》领导班子正在调整，季仲担任福建省文联书记处书记，并兼任《福建文学》主编，蔡海滨、陈章武任副主编。新班子着眼于刊物改革创新，力求呈现新气象。刊社安排数位编辑赴省外进行读者调查，搜集市场信息。通过汇集、梳理和分析读者意见，并认真吸纳梅子等的建议，刊社于1984年6月开始酝酿创办《台港文学选刊》。当年9月，创刊号面世。（香港作家梅子于《台港文学选刊》创办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时，均撰文致敬，回顾了这段文学因缘。）简而言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催生了《台港文学选刊》。

《台港文学选刊》的基本架构，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过程。创办之初，作为《福建文学》增刊，由福建省文联主管。草创阶段，在《福建文学》内设置《台港文学选刊》编辑组（后称编辑室），由我具体负责；对外亦称《台港文学选刊》编辑部，季仲和蔡海滨、陈章武分别兼任该刊主编、副主编。3年之后，1987年夏，依照相关规定，调整相应建制，《台港文学选刊》单列，均由福建省文联主管、主办，编辑业务独立，班子单独设置，省文联负责人季仲仍兼任主编，我担任副主编，专职，主持日常事务，直至1995年底。1996年至2011年，我接任该刊主编。此后，宋瑜、赖碧强先后担任主编（执行主编）。现任主编练建安，副主编马洪涛。《台港文学选刊》顺势应势，办刊工作不断推进，获得全国性、华东地区以及福建省多种荣誉。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毕朔望、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曾敏之以及福建省出版界元老杨云曾应聘担任本刊顾问。汪毅夫和南帆现任本刊顾问。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于社会面、于业界的辨识度和关注度。

《台港文学选刊》是专门介绍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文学期刊，这便是刊物定位。在当时，它是全国第一家此类文学杂志，可谓开风气之先。永远铭记于心的是，1984年7月6日，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为《台港文学选刊》撰写了代发刊词《窗口和纽带》，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台港文学选刊》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他指出：“如何促使不同制度、不同社会的人增进了解，消除隔阂，求同存异，进而融会贯通，和谐默契？文化的交流，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途径。”他期待，“《台港文学选刊》将成为瞭望台港社会的文学窗口，联系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团结三种社会力量的一种精神象征”，“这个选刊是可以担当起这一任务的。因此，我也相信，这个选刊是会受到炎黄子孙们的欢迎和喜爱的”。

《台港文学选刊》对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介绍和推荐，既“热”又“冷”，积极而审慎。概括起来，可以称其为“刚柔相济”和“雅俗共赏”。

“刚柔相济”，是《台港文学选刊》的基本风格。“刚”，即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它贯穿于《台港文学选刊》四十年的具体实践。刊社注意把好方向关，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推进和平统一大业的高度看问题。谨慎辨析作品的思想倾向，坚决排斥显性和隐性的“台独”思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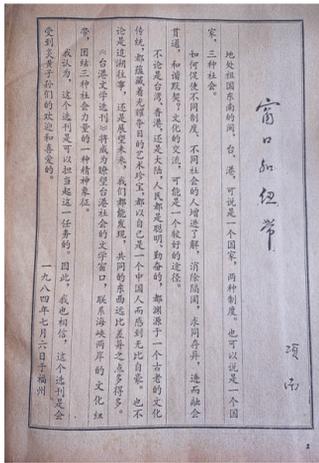
“柔”，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尤其注意柔性处理存在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秉持兼容并包的原则，客观、理性地加以介绍。在作品选择上，没有人云亦云，没有跟风随大流。只要确实存在突出的文学价值，激浊扬清的社会意义，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便着力向读者推介。

“雅俗共赏”，是《台港文学选刊》的显著特色。刊社注重介绍作家作品系统化、科学化，从不以个人喜好代替选稿既有标准，也不为省时省力而使所选作品类似简单的拼盘，避免僵滞、刻板。既重在“选择”，用心进行筛选、辨析，也重在“展示”，认真加以组合、呈现。不断推出各种专号专辑，策划各种专题，设立各种专栏。刊物所发作品，体裁、题材、语言、表现手法丰富多样，构成琳琅满目的画卷。

《台港文学选刊》扮演的角色，概括起来，可以说，它是一扇文学窗口，一条文化纽带，一座学术平台。40年来，《台港文学选刊》先后介绍了数以千计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4000余万字的作品，并与台



《台港文学选刊》创刊号



《台港文学选刊》创刊号上的代发刊词



《台港文学选刊》2024年第3期

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华文作家、文学团体和出版机构建立了广泛联系。百多批次作家代表团来访，《台港文学选刊》主动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展开广泛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

《台港文学选刊》办刊工作和开展活动，始终得到中国作协、国台办以及福建省各有关方面的热情帮助。福建省文联领导班子，相关处室、协会、刊社、院馆、中心等，都给予积极支持。办刊、办活动，是群体行为，是系统工程；反之，难成其事，难毕其功。

创刊以来，《台港文学选刊》所涉交流活动，数量颇多，范围颇广，其中，“海峡诗会”特色尤为鲜明，影响较为显著。

2002年，发挥刊物的资源优势，积极谋求闽台“五缘”的切入点，倡议发起了首届海峡诗会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届，邀请对象有“诗坛双绝，学贯中西”的余光中、被诗歌界称为“诗魔”的洛夫、素有诗界“任侠”之称的郑愁予、发现众多文学“天才”的“诗儒”痖弦、影响了几代华人心灵成长的席慕蓉等享誉海内外文坛的名家，亮点频出，反响良好。

海峡诗会活动由福建省文联直接领导，福建省作协、省文学艺术对外交流中心等共同参与，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具体承担了通讯联络、文案策划、作品选择、活动安排、刊物推介、媒体宣传等一系列后勤会务工作。诗会形式大多采用组合式模式，即诗艺交流、诗歌朗诵、文化采风。十届海峡诗会，先后累计举办十多场研讨会、座谈会，十多场文学讲座，近二十场朗诵会，等等，参加人数众多，各类媒体广泛报道，覆盖面和影响面甚广。

长期阻隔的历史因素，造成有形无形的疏离，因而也促发了增进相互了解的现实需要。《台港文学选刊》面世后，迅即以文学界、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所关注。创作与批评，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推介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作品，必然要求梳理文学发展的脉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呈现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特色。《台港文学选刊》为此所作的努力，持之以恒，颇有成效。陆续开辟了“文苑纵横”“华文道场”“论丛小拾”“文坛掠影”“选刊之友”等专栏，特别是近年增辟《华文文学论坛》，刊载了海内外许多知名作家、学者的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文章，还选发了不少

文学新人以及普通读者的文章，前后累计不下三百万字。

《台港文学选刊》重视“开门办刊”，举办多次“选刊之友”征文活动，吸引广大普通读者踊跃参与。刊社还曾与部分高校联动，召开评刊会，鼓励大学生对作品说长论短。积极主动地广开言路，珍惜读者的参与热情。

《台港文学选刊》自创刊开始，四十年间，持续不断，刊发多个类别、多种层面、多样风格的评论文章，这在选刊类杂志中，并不多见。它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一座有益的学术平台。

《台港文学选刊》问世后即受到文学界、社科界、新闻出版界的高度重视。创刊10周年时，唐达成曾热情致贺：“十年来，每翻阅‘选刊’，便觉万种风情，齐来眼底，或市井掠影，或人间百态，或精英隽秀，或悲歌慷慨，或心灵磨难，或感情激荡，或怨怒块垒，或神驰云外，台湾作家笔下的种种人生情态，社会相相，与我们的生活，固然各有不同，但从他们笔下流露的人生姿态、错杂心情，万端感慨，并非隔山隔水，不可理解，都可以相通、相知、相解。文学本是人类灵魂的历史，通过文学沟通彼此的心灵，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对于构筑华夏子孙共有的文学大厦、精神园林，‘选刊’更是功不可没。”唐达成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他简约而又精确概括了台港澳地区文学作品的突出特色，高度肯定《台港文学选刊》这一平台的价值和作用。许多台港澳及海外知名作家、学者也热情回应，纷纷表达谋求中华文化和华文文学发展繁荣的共同心愿。余光中曾表示，《台港文学选刊》“发皇于人文鼎盛的福州，也别具风雅的意义。不论大陆评论界‘闽派’之说究何所指，八闽文风扬起这本刊物，总令我们刮目相看，并且相信林纾、严复、辜鸿铭、谢冰心所以得风气之先，真可印证‘地灵人杰’”。洛夫以诗作形象概括：“十年，只在一呼一吸之间，/而一部人历史便如此完成，/完成的不仅是一座桥梁的使命，/更是一种使海内外中国人的，/千万缕情的交融，/千万颗心的凝聚的工作。”陈若曦则直陈：“我曾在大学教过‘当代小说’课，常通过《台港文学选刊》寻找台湾作家的新作，可见倚赖之深。”共同的情缘和文缘倾注于此，犹如张晓风所形象描述的，“共一片文学的月色”。

一方面，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还积极参与省内外的学术活动。在福建日渐形成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单位之“三位一体”的态势。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于1988年11月成立，这是全国范围内本学科领域第一家省级学术团体。《台港文学选刊》系发起单位之一，创会后长期作为研究会秘书处所在单位；2005年之后，曾多年作为研究会依托单位。刊社还参与举办一系列学术活动。

同时，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也成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的发起单位之一，共同助力这门学科建设的确立和拓展。2002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正式成立。本学科领域的老中青三代学人，给予《台港文学选刊》热忱的勉励和诚挚的支持。他们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进行及时、深入的诠释和解读，以有深度、有创见的学术成果直接参与《台港文学选刊》办刊工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四十年光阴仿佛弹指一挥间。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台港文学选刊》为弘扬中华文化，为构建华文文学共同体，切实发挥了“窗口和纽带”的独特作用。

（作者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台港文学选刊》原主编，编审）



华裔画家吕振环绘画作品



杨际岚